

文  
三

明  
談孺木著  
東  
林  
雜  
俎

第一冊

進步書  
局校印

東林雜俎

衆林雜俎提要

此書為明末鹽官談遷所著卷凡六曰智仁聖義中  
和大綱十八子目一千三百有奇都數十萬言上自  
朝章逸典下至妖異叢綴無不畢具尤於有明一代  
陰陽消長賢佞取舍三致意焉蓋當鼎革之際銅駝  
荆棘燕子春燈隱痛之深非一日矣作者抱良史才  
其為當時張陽城高膠州二公所賞者豈徒此區區  
小品哉然即以小品論亦足以饜飫後學於無涯書  
名衆林雜俎蓋從其避兵之地以名之云

序

談子孺木有書癖其在記室見載籍相餉輒色然喜或書至猥誕亦過目始釋故多所採摭時於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寘也銖而積寸而累故稱雜焉其義自大易雜卦始予嘗手其書而悲之以彼其勤脫佐鄴侯之側游茂先之旁漁獵羣秘領畧要眇何至觀書於市有目不得下有舌不敢吐乎哉今雖偏載瑣述未適於用而展卷澄鮮筆飽墨瑩誠說林之蜚弧也惜天限孺木朝不謀夕足跡未及燕而今已矣三輔黃圖之盛東京夢華之思孺木即有意乎亦安所措翰也悲夫時崇禎甲申九月既望膠東高弘圖題於白門公署

舊蕙二帙高相國序後歲有增定太傅西州之慟不止羊曇山陽鄰笛之哀吳越向秀哉因錄原序技泪識其末江左遺民跋

國權自序並凡例

亦左氏曰。明興垂三百載。治殷殷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避言之。木天金匱之藏。每乘輿代興。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竣局之秘閣。即薦紳先生不得一日。剽周秦以來。史臣有專職。亦有專述。故其官與業。交相勸也。

明之史臣夥矣。大概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譽。而前後有所編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巢舍。非正三公而埒八座者。不得東如椽焉。且明初史館布衣亦尚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車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屬。即公車之雋。或才如班固。未始以概進也。噫。明之于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偷。垂三百載而無敢以左是應者。神宗時。陳文憲銳意于史。而史竟烏有。雖文憲不克襄事。脫幸而史。恐不堪為唐宋六朝役。何論雁行也。計其時。瑯琊新都雲杜二三君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洩勃之用。又曷史哉。故史至明。遂以秘而釀隘。泌陽之險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也。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褊忤也。而史史之權不有所歆。則有所避。蓋棺事定。革除事已。蕩為飄風。冷塵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頑民。所脫然刷洗者十一耳。永陵議禮至于今。甲可乙否。聚訟之古。敵而猶新。此將何以衷之也。□定慶實錄告成。俄而



在事諸臣。半削籍。甚則投繯謝世。以國家忠厚鴻龐。昌言無忌諱。而千載上腐形餘波。尚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拄枝耳目。盲之誣。叔之短。赤之俗。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命諸臣為晉史。始割綴而不適于一。永叔為五代史。則著為新唐書。則不甚著。天下事成於獨。而散于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簡予奪之間。失得相半。鄭端簡號為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瑯琊欲史而隱忍。以沒又其初。皆不踐承明之廬。雲杜寄徑非久。遂老簿書錢穀間。史才難得。亦難失。當宁或任耳。不復任目。則雖能史者。有推謝規避。疇以身為射的哉。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慙。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於譌陋膚冗者。妄有所損益。閱數歲。哀然成帙。不遂灰棄。舉而薦之鉛槧。笑古人之未忘已事之已拙。諒哉。雖然。麀飯塗羹。戲之云爾。持以質大君子之門。方土龍易狗之。不若何。况乎綿叢也。

天啟丙寅三月朔。談遷書於棗林之容膝軒。

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悽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覆瓿。聊識於後。遷又跋。

國權義例

橫木水上曰權。漢帝主權商稅。今以權史義無所長短也。事辭道法。句權而字衡之。大抵寧潔毋靡。寧塞毋猥。寧裁毋贅。若亥豕之訛。雌黃之口。尤其慎旃。不敢恣臆於百篇之下。

宣尼又言文勝質則史。柱下之藏。早見其端。然純任夫質。不免園冊。即斷爛朝報耳。文獻足徵。則闕疑傳信。學識以濟其才。亦千古存質之意。實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往往甲涇乙渭。左軒右輊。若事鮮全瑜。人寡完璧。其何塗之從。曰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採。否則間微一二。毋或輕徇。

國初沿宋元之習。文多弱蔓。弘正間漸尚氣格。而叙事之文猶故也。章奏最繁。無不讀輒不易竟。故十汰其九。鍊年鍛月。薄有去留。

司馬子長於漢初。曰沛公。曰漢王。據實以書。後人或概從帝號。頗乖其素。今特如本稱庶明履歷。

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偽漢偽吳偽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秦初未嘗臣六國。漢初未嘗抑西楚也。孝陵詔勅不諱為元民。而諸家軌

以成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

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肇工作定禮樂。正賦役開科貢。頒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奸之有繫於國者。及閣部院則書。餘不盡述。諸王勲戚文武三品以上。薨卒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故文儀注節取之。不全錄。至諸書考証諸人評騭採其確數者。災祥寇戎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鷁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為六物。察之知為鷁而退飛。極望知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隕石于宋五。謂見有隕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為宋而數之為五。蓋先有觀次得物。次得地而後得數也。句不數字。盡俯仰之情態。真聖人化工之筆。宋初穆修張景銳志古文。嘗侍朝東華門。適奔馬踐黃犬死。因各紀其事。穆曰。馬逸有黃犬遭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穆語大拙。張較工。而漏犬之色。則麟筆宜易擬哉。噫。哀鉞遠矣。穆修張景竊在季孟之間。大啟辛酉。值內艱。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易稿。彙至卷百。丁亥八月。盜肘其篋。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恒借人書綴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遂走百里之外。徧考羣籍。歸本於實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為善本。楊李沈氏武塘錢

氏稍略焉。冰毫汗璽。又若干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劍。予病類之矣。江左遺民談遷孺木識。

附錄喻叔虞國權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故官秩不隸於柱下。筆札不給於蘭臺。版冊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攝象也。迨雲不待合而雨。河不北趨而南。天地變而戎猾夏。天乃興秦以廢古。書籍則火。孰敢搖筆而治丹鉛。腹誅則誅。孰敢張口而談國事。漢興初尚樸園。天又不終廢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參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為張本。孫盛以枋頭受嚇。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又安冀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已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如椽闕焉。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



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為一編。曰國權。予偶游海上。受而卒業。觀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開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權。臚記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鴻業也。夫以木橫水曰權。若孺木之所採輯。鉅纖畢收。久近並綜。誠哉權而取之。諸家無遺言矣。孺木以帖括之暇。而効為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朗而學瞻。故能成其大志。與今經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謨則言治。而不言亂。訓誥則言治。而亦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質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我明之法。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千古邇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明也。宜孺木國權足以兼尚書春秋之盛事矣。尤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孺木得載筆而升木天。以文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是編且獻而藏之金匱石室間。野史云乎哉。崇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俞應益撰。

附錄黃梨州談君墓表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甯縣人。初為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

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官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遞荒。皇歲烈燭。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叙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為奇士。頗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為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為通鑑之目。奈何今之

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藉殘書數本。謾纂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為口口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為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子祺求予表墓。余表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談遷字仲木。一字觀若。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為國權。中年燬于火。乃復沉思強記。覆閱羣書。詢之故老。墨枯筆秃。饑不及餐。晚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為當。仲木獨以為非。有答友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闕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謚法。大小行乃傳。公旦暨師望。肇制自聖賢。相古后。皇陵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慎。叙法宜精專。漢後避帝諱。臨文率拘攣。唐以代易也。宋以真易玄。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即祚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略全。屢遣奉迎使。事元禮罔愆。及乎裕陵返。黃離

位南偏初非因堯城奪門言何論梁瑤策始建張懋冊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垂  
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越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謚說十五家東禮恐不  
然盈廷以為是橫議臣談遷



許公故廟碑記

邑人談遷

翳我鹽官。有忠節許公。殉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畢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遁。反葬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葬洛塘南。意其時馬鬣崇封。頻深修濬。寧惟是三尺之土已也。宜有廟而掌故失載。臨安志云。雙廟在縣西。繇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哀。不願貌其間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未勒。申胥之祠額易訛。于是漆燈未滅。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遽真樗里。悲哉乎。後之人眈眈焉攘竊寸尺。寧能追獎忠魂。仰妥貞魄。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未已也。併古廟而佚之。視若下鬼。夸于叢祠。名實俱喪。肝蠻亡聞。僅附公于右。沿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遷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往蹟。幸釐正其事。以歸之我公云。

又跋云。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于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廟成于文龍。許氏不敢忘德。第以溷睢陽。非立廟本意。

題詞

吾僻處孤廬奪於帖括河東三篋既無亡書茂先連乘兼少載籍性忽忽善忘偶聆一事擊節私快適穎紙未及隨旬日之內不復全憶間追毫從事所佚多矣今特輶軒之下材痴詒之餘囓也說部充棟錯事見采事易無采易鑒舍其舊而新是圖又任目者憑於好惡任耳者失於浮浪也竊深戒之自數年來提鉛握槧積若干卷食之無肉棄之有味雖在難肋猶為貴之矣系以棗林何也吾上世以宋靖康之難自汴徙於杭者四傳德祐未避兵徙鹽官之棗林今未四百禩又並於德祐吾旦暮之人也安所避哉求桃源而從庶以棗林老耳書從地不忘本也

本傳

見海甯縣志隱逸

談處士遷字孺木性好博綜久不遇益肆力於子史百家之言尤諳列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臣也而于革除多失實焦泌陽壬人也而于正士加厚疵徒狗愛憎耳豈有定論乎於是訂正羣籍成一家言崇禎壬午間受知陽城張公慎言膠州高公弘圖二公者天下之望相與為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張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諮于處士多所裨益相國以處士諳掌故薦入史館泣且辭曰遷老布衣耳忍以國之不幸博一官高乃止已勦寺交煽時事且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悞國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士歸于麻湮之廬丙戌會盜起剽掠藏稿盡失甲午會葵州總河中丞朱之錫聘之游京師嘗走昌平謁愍帝陵是時吳太史偉業在翰林慎與可獨重處士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去平陽城數百里遠處士徒步往哭張冢宰之墓處士操行廉雖遊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四壁立卒年六十有四

所著叢林集十二卷史論二卷北游錄八卷西游錄二卷叢林雜俎十二卷叢林外索六

卷海昌外志八卷

裴林雜俎智集目錄

逸典

朱家巷

疑像

石農器

保越錄

汪清木首

避諱

二家遺裔

祭糧田

鐵券

下操牌

齋宮寢具

戶帖式

內官勅封

功臣廟

社稷壇

宮銜

本縣官師

縣令並僉

後湖冊

食鹽

錢爐

屯田

照畧官

吏卒支給

衛所遙轄

戶口婦女

賀節

詔勅筒

夜鈴

總兵體統

品官酒具

御史首道

鳳陽興福宮

爪哇移文

占籍

官儼

太廟銀葉

不禁服內生子

孔子像

朔望行香

湯信贈世子

木鐸老人

課栽桑棗

昭示奸黨錄

江南牧馬

沈萬三

郊燈

征南將軍印

國初抄劄法

勳嫡

鎮江輕租

番經臺